

时间的山水

□高玉宝

那时的山上长着各色的树，还有灌木与藤蔓、杂草。草里有蟋蟀和蛇虫。天空很蓝，云朵很低。到山上去，就像来到了天上，任谁站在山石上，都忍不住要大喊几声，山谷间不断回荡着你的声音，既遥远又陌生。或许，这是最早的孤独。尽管，云朵就在身边，风也在身边，世界就在你眼前。

盛夏，是孩子们的盛夏。浅亮的溪水中有小鱼虾，沙子很细，随着水流不断翻滚，在阳光下发着闪动的光。溪水的声音清脆，各种声音都有，只有听过山里小溪流动声音的人才能真正懂得。山上的溪水洁净，口渴了，可以直接用手捧着喝。女孩子从小就讲究，要用山上的树叶当杯子——橡树叶、蓖麻叶都很大，把叶子卷起来，用叶子接了溪水，慢慢仰着头喝水。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来，洒在孩子们的脸上，洒在树枝上跳着的松鼠身上，洒在藏在树叶深处的山鸟身上。

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。

那时山下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水库，夹在两座山中间，青绿的水很静。据说，夜晚大鱼会跃出水面，发出很大的声音。清晨的水库很美，水面浮着薄雾，山上花花绿绿的色彩倒映在水中，半山坡上的白房子也倒映在水中。山间静得出奇，好像几千年一直这般安静，静得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故事。站在水边才发现，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诗的存在，真是白白浪费了这美景。

如果没有诗，就不会有这样的水。那时的画笔单纯得直接而生动，大片的绿和大片的蓝，稻子在山坳里散发着香气，野蜂和红蜻蜓占据了天空，蛛网在某处微微晃动。

我没有这样的画笔，画不出当年。但这些山水，会伴随我一生，在未知的角落里，在未知的空间里，童年的山水依然鲜活。

特别是在梦里，我总会再次遇到这样的山水。如果我依然延续年少的梦走下去，我也许会成为一名乡村教师。早上很早就从家出门，推着自行车走出村子，穿过白杨林，走上小路，慢慢走到坡顶，我才骑上自行车，风一样冲下山坡。路过水库，我会停下车，看着微风将树叶吹到水中，大片金黄的叶子浮在水面上，就像一片片字迹未干的书页。

作为乡村教师，也许我也会领着学生们在水边坐一坐，看看半山坡上的云朵，听一听树梢掠过的风声，一起读一本关于远方的书。雨季，河水猛涨，我和孩子们仍会乘船而来，唱着一首刚学会的歌。在另一座山的半坡上，就是我们的学校，蓝色的栅栏，白色的墙，院子在高处，一些山水从学校的旁边流下来，汇入河水中。

山村的夜晚更让人着迷。没有月色的夜是黑的，大山将星光遮住，只点燃一种叫松明的火把，发出松香的火把照亮了夜空，猫的眼睛在黑暗的角落发着蓝光，马在院子里吃草，青草的香气弥漫在夜色里，这是每一个山村夜晚讲故事的时刻。火把缓慢地燃烧，星空广阔。童年，在时间的夹缝中穿行，像微熏的状态。

美酒。那时的人们会到山上采集一种浆果。每到秋天，一种深红的浆果便会成熟，一些果子在树上发酵，空气里飘着酒香。村里的女人背着柳条筐上山去，将果子一颗颗采回来，然后，在溪水清洗干净，在院子里晒半天，之后泡到酒桶里。烈酒是北方人的喜爱，泡了浆果的烈酒更让北方的夜晚披上梦幻的色彩。这种暗红色的美酒只在那个山村独有，几层大山、几条江河将小村的酒香包裹得严严实实。外乡人走到这里，喝了他们的酒，久久不能忘，诗意就爬上心头。夜里如果落了雪，在炉火上煮了这样的酒，思乡心切的外乡人会落下泪水。

落雪之前，有人带着工具上山，田鼠硕大的洞口让人兴奋，那是它们神秘的宫殿。人们一边开挖，一边小心地将泥土堆向一边，以免掩埋了洞穴，直到挖出柔软的干草，那是田鼠的起居室，另一侧则是粮仓。田鼠不缺粮食，成堆的豆、米分开存放，它们冬天的生活安逸富足，隔几天还会换换口味。人们将鼠洞里的粮食全部带走，路上又担心田鼠如何过冬。木座钟在夜晚格外欢快，不知疲倦地将时间一秒一秒跑掉。像关在马棚里的夜马，哪怕是站着，也要不停踏步行走。每数一秒，都让人感知到生命匆匆。木座钟从古老的丝绸之路而来，骆驼和马将它驮来，穿过沙漠和草原，像一个沉默的旅者。陌生国度的人用钢锉一个齿轮一个齿轮地打磨出了时间的概念，黄铜钥匙是用来上弦的，一圈一圈，表针修长，在表盘上告知了时间本身的虚无与锋利。

这样的小村里饲养着来自草原的骏马，它们奔跑在青石板的马路上，发出得意的踢踏之声。新钉上的马掌铁被磨得锃亮，声音也随之清脆异常。将马蹄抱在怀里钉马掌铁的匠人在河边安了家，自己建造的木桥就有了些诗意，木桥上挂着割过的马蹄圈，这些角质层在雾气里闪闪发光，马的脚步也积累了时间的含义，远方和远方的思念。

除了钉马掌，铁匠整日在打铁，直到将一块锈迹斑驳的铁块敲得寒光流动。这弯月般的铁环将被钉进马的脚掌，清脆的马蹄声钉了马掌才有了灵魂。

父亲 我永远的回忆

□吕学民

那个麦香飘扬的日子
你安眠人世
走出了我的生活
写进我永远心痛的回忆

从此，那对陪伴了我48年的
最温暖的汉字——父亲
牵拉着你的莹莹泪光销声匿迹
那身霜风雪雨中瞩望我的深情的影子
终化一缕青烟随风别离
剥蚀我筋筋脉脉撕心的悲泣

从此，我踟躅在花落花开的冬去春来
用咚咚的心跳执著呼吸
那一腔宽厚的慈爱一世倾心的操持
一抔黄土静静掩埋悄然飞逝
坍塌我滋心润肺的酣然梦忆

从此，我跋涉的途程
再难寻觅到那弯暖暖的栖息
只把你殷殷的呵护
一页页翻读成泛黄的历史
……………



觉醒的睡莲

□路来森

水湾，积水不深，最深处也不过一米左右。湾水，静而清，清出一种冷然的感觉。能看见巴掌长的鱼在水面游动，穿行于水草间，浮游于水下，生动地演绎着惠子的“鱼之乐”。

一些水湾中，还生长着片片水浮莲，通常是叫睡莲的。

睡莲，有一种特殊的本领——莲随水涨，水有多高，睡莲就长多高，每一朵睡莲都会悠悠然地漂浮在水面上。睡莲，通常有两种色彩：一种是红紫色，一种是白色。红紫色的睡莲，那份紫，很淡，是红中透出的紫。然而，我还是更喜欢白色睡莲。白色睡莲花瓣展开，瓣瓣如玉，质厚而明净，素雅得不得了。一朵白色睡莲就是一位神女，“肌肤若冰雪，绰约如处子”。白色睡莲都有金黄的花心，一簇，仿佛是文章的点睛之笔，鲜活、生动、明艳。黄白相映，一朵白色睡莲简直就是一篇诱人的神话。

凝望着水湾中的那一片片睡莲，常常让我痴醉。情不自禁就浮想联翩，想到《诗经》中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”的诗句，感觉每一朵睡莲都明眸善睐，都含情脉脉。想到曹植《洛神赋》中那些描绘洛神的美好句子，“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，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”“飘忽若神，凌波微步，罗袜生尘”。

水清莲艳，每一朵睡莲，都是一位正在沐浴的神女。

又想到了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。莫奈，特别喜欢画睡莲，也画有多幅《睡莲》作品。莫奈的睡莲花色丰富，白色、红色、红紫色，甚至还有黄色；最重要的是“花与水”的搭配。莫奈笔下的水，明净、渊深，平静下的表面，仿佛潜流暗涌、回旋，整幅画面呈现出极大的张力。大片的水面，泱泱无际，就是在这样的水面上，睡莲一簇簇，一片片，灿然开放，热烈、喧闹、夸张，给人以强烈的视觉享受。最重要的是，莫奈还画出了天空的倒影，有力地衬托出了水的渊深和清澈。

与莫奈同时代的法国画商雷奈·詹伯尔，有一天去拜访莫奈，看到莫奈铺在地上的《睡莲》，评价道：“水天相连，无始无终，予人以浩渺无人之感，仿佛置身于混沌初开之际，意境神妙而富有诗意，虽非写实，却耐人寻味。”诚然哉。

河湾，水中的第一株睡莲，从何而来？我不得而知。

但如今，我看到了睡莲那连片的美，那芬芳的娇艳。莫非，它们就是从莫奈的《睡莲》中逃逸而出的？